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丁傳用事

漢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恠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傳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佗日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灑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鞮係解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祖母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相見上無子亦歆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春正月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為定陶王帝

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為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秉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鳴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 秋八月中山孝王興薨 冬十月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 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恭王後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傳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

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孔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

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

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

太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丞相孔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

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方光心恐傳太后

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

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複道朝

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

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

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闕內侯領尚

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上秦以為比論

註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恭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傳氏傳太后從弟晏之子也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宜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傳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襄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衆庶歸望於喜初上官之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歡令喜輔政庚午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授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杜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

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侍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闇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而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

敗今汝穎漂涌與雨水竝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及黜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死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冬十月癸酉以誅冊為大司空冊見上多所斥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

中號今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此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義長矣冊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冊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還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秋九月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

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冊以為不可冊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歆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議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令歆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冊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

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冊冊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卒難變易冊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冊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冊上封事行道入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冊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杜欽上書言冊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冊者必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冊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冊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謖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耻之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冊策書意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冊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冊爵邑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衆心有

以尉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卅爵關內侯

二年丁傳宗族驕奢皆嫉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喜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傳曼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 夏四月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丞相孔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際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光乙亥策免光為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

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傳太后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

時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靡委政於卅卅不深惟褒廣尊號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卅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喜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行道之人為之隕涕况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六月庚申帝太后于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秋七月傳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曼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  
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  
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  
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  
皆請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之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  
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宣曰勃博玄晏皆不道不敬  
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髮為囚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  
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冬十月上欲令下博之八牙官以光祿勳丁望  
為左將軍

四年春正月上欲封博太后從父弟侍中  
尚書僕射平陵鄭  
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孔鄉侯皇后  
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封尚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

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  
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 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  
夏六月尊帝太后為<sup>皇太</sup>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詔將軍中二  
千石舉明習兵漚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博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  
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  
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  
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  
禮明三從之儀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  
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幾危社稷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歆與天下更始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  
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瀆地為土為母以  
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魯子開從令之



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肯竝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併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歡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養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丁巳皇太太后得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二年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大司馬王莽白太皇太后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鄒侯曼同心 息背恩亡本專心不軌徒享尊位退就桂宮

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傳曼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柔嘉恣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隙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平帝元始五年莽奏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愛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重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篋綬徙共王母歸定陶葬共王家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王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王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冢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董賢壁律

如此濫污名器  
少人言取以  
於此人居之道  
以之於此侯代  
之上有以也夫

漢哀帝建平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  
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夜偏藉上袖上欲起賢  
未覺不歡動賢乃斷袖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  
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拊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  
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  
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  
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栢題湊外為徽道周垣數里門闕果魚甚盛鄭  
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三月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  
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意去求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  
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

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  
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考合古今明  
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評其事必有  
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不得已且  
為之止 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  
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  
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賴宗廟之靈侍  
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  
高安侯 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

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額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庫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諫大天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七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矣今奈何反覆剝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

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側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次首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嚴定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執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輩爵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見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丞相嘉奏封事曰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求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

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  
北闕引玉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每病長安尉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  
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  
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  
姓訛言持籌相驚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與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情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  
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且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  
陷非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節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漫不說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

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 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如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  
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奴食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日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  
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姑以孝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第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  
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家有合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  
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  
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之遺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  
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若海內之以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

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  
為司隸上託傳太后遺詔今太皇太后下丞相御史蓋封董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王嘉到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  
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  
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  
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令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  
死臣嘗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蓋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息已過厚水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

董賢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復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  
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  
見非愛死而不自瀆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果相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  
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  
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免相等皆為庶人  
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  
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蓋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  
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朝廷  
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罔罔上  
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事前後相違宜奪爵

士免為庶人水信少府猛等以為嘉罪名雖應瀆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  
管非所以重國喪宗廟也上不聽三月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樂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冤  
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樂嘉引樂枉  
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  
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  
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案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  
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對曰  
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慎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對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  
竊為國惜賢不私比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  
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嘿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肯以是負國死餘吏問賢不肯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

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斥正庶事允

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三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

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

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為御

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

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成衣冠出門待望見

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

鈞敵之禮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光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

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弟閎為中常侍

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寘信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常侍皆在側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瀆堯禪舜何如王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久之太皇太后為閔謝復召閔還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瀆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三公用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

年列備鼎是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祭賦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襄神蛇變化為人實生寢如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濼後世也上雖不從閔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來朝單于宴九群臣在前單于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夏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愛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晚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關免冠徒跣

謝已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衆心其牧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謹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責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謝自請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它皇擊殺謝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宰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輿字太孫

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己立太子輿為皇太子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三陽王康有材藝母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為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當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復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



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忘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獨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晷忽天地之明戒聽眩昧之賢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光祿

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相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大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皆詔獄一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

曰勿治鳳固爭之 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  
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即  
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  
為樂昌侯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  
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父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說之歆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  
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恭重戒  
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歆毋使范雎之徒得  
閒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  
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  
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共

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  
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  
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  
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  
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  
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  
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  
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  
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  
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  
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  
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

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姊弟張美人已嘗造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乎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中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欵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皆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欵今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歆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王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息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瀆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一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瀆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欵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欵

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  
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  
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  
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  
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  
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進見常加優禮吾而  
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  
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  
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  
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

然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貴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  
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  
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山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  
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  
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  
阜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

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自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深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教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佞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知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鳴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黜削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呵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黜削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

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索請罪  
商立根皆負谷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  
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  
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音秦伯有子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  
已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  
為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  
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欵寵  
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無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  
論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黜

水始九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

者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以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

孤元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

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

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力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

中金沚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

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教爵

位並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

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

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土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耻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約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士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

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且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歆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謔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遂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

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歌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自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為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瀆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事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事而殃及室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瀆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八縣官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復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開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

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心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于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權上曰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丑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

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嬀為龍頤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嬀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嬀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嬀每入長定宮輒與嬀書戲侮許后嬀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車

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薨心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辜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起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欺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卒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討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速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畢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

相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

夏四月丙午哀帝即位

五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傳大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莽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

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元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

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免王氏者

事見丁傳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

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傳衆庶稱以為賢又

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臨

相錯為國計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康中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石儒相三主

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奏章令明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亘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

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以  
示來世成機樞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  
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  
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  
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  
誅滅以丑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  
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荼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  
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  
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

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  
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  
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實溝壑

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說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傅皆益封萬戶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奏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詔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闕明為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

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恭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猷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恭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玉恭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傳捷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封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

公不怙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拔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恭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玉恭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金遣使貢獻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恭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使迎母母道病留第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耗息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

內朝官負皆  
善之愛其已  
不務厚祿間  
有忠正之臣  
必為去之不悅

謙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

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為右將軍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

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

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暴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

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群臣奏太后言

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之生莢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

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

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

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 六月光

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琊郡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

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

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

身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

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人侍太后所以賞

賜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

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卑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謚白太后遣使者各論厚賞賜焉 莽

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

未克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

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造子女事

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

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

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

伏省戶下咸陽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

所歸命願得公文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且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疆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分子十一勝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群公群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

非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傅舊惡冀得至京師益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襲賞中山孝主后益湯沐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昆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恠以驚懼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馬懷子繫獄頃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妻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佗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非議莽紅陽侯王立



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  
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治  
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濫而殺之何武鮑  
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辜慶忌三子護羗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  
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  
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淫海客於蓬  
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  
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采輿駕迎皇后於安漢公  
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  
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大公章下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  
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州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三公

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 人安為褒新侯臨  
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  
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  
號還安臨印綬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  
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  
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  
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巳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  
右奉其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  
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居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夜共譽  
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  
駕巡狩四郊有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  
常太后嘗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

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擲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  
 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尚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  
 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  
 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比化匈奴東致海外  
 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  
 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  
 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  
 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  
 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  
 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直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  
 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分天  
 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灋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  
 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  
 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  
 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  
 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  
 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優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  
 作樂事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軻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  
 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  
 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  
 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衣冕衣裳瑒璆璫白履纁駟乘馬龍旂九  
 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  
 鬯二旨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尸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二

百人。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藤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躡奏武功長孟通浚非得白石上圓下次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

大率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彈謂太后曰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躡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鞶帶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此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

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

二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

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太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

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

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

主之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

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關日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恭德

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鍾馳之南陽緒崇宮室今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臣以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

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討

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自後謀反者皆曰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

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

后稱假皇帝十二月群臣奏請以安漢公虛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

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

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

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

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

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

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

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用時為東

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  
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  
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  
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  
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即將震羌侯竇况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  
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  
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家鄉侯邈並為橫槊將軍屯武關義和  
紅休侯劉秀為揚武將軍屯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河二十三  
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  
藁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  
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鳴臚望鄉侯卬遷為折衝  
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憚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  
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  
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扶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  
豐晝夜循行殿中晝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  
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  
莽之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 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  
大誥曰粵其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天子敬以終於此謀  
繼嗣圖功遣大天相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  
陳留蓄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  
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  
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

都市卒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遠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比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閭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疆鯢義等既敗莽於是白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為公封兄子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曰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為功顯

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為收繫致其瀆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及獲之字也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初莽以事毋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三世三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驛臣與太保安陽侯卿等視天風起塵寔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敵者

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始初元年滿剌以百二十為慶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 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 梓潼人裒音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其傳乎皇帝金匱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寸僕射僕射以開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祇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皇帝之後皇始祖者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降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不敢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儀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羣賊長樂宮及莽即位請尊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期論指期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期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羣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

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重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重為而欲求之  
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重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  
側長御以下皆垂涕歔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  
者恭必欲得傳國重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  
出漢傳國重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  
國重奏之莽大說乃為太皇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重緩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誦莽上書言皇天廢去  
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  
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歛  
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徙之於是  
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  
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

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  
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鞞上太皇太后順符  
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詡孫宜春侯咸女為妻立以為皇后生四  
男字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封字子六人皆  
為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  
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  
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  
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  
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  
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



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  
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  
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  
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  
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  
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  
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且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  
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莽策命羣  
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  
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 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大常曰秩宗大鴻臚  
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子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 諸職又更充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

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 樂官曰常樂室長安曰常  
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上氏齊縑之屬為侯大功為  
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文以降為號焉又曰漢氏諸  
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  
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二十二人皆降為公王  
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焉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  
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  
欲更為䟽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比王安失國齊人謂  
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帝為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  
田敬仲曰齊敬王濟比王安曰濟比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  
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為侯以奉胡王敬王  
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

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  
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  
詔正月剽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秋遣五威  
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  
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  
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  
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  
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  
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  
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  
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  
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

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徒劉項隨而  
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  
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  
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  
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湘漢之陽巨九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  
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  
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  
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任狡之憂  
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  
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漚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  
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遠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灋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款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

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龍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踈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疆也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曰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

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暉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不默然時子舜秀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舜秀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舜秀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心諂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舜秀亡豐自殺舜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翁翁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淑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羽明二人侍中騎都尉王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沉莽于幽州放舜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屍傳致云

三年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為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莽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拊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侍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

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遜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遜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偽名郇相為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因使者辭謝曰克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隄糜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將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

為名莽居攝欽謝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冠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比自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王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薛方遜之郭欽蔣詡好遜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 初莽為安漢公時欲誦太皇太后以斬郵之功奏尊元帝廟為高

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  
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  
母宴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  
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池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  
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  
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  
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曰太后令其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  
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  
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

和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

何莽意以莽制定則天下自平故

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  
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  
灋在郡國者並秉權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歛遍相賂賂白黑紛  
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顛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有司受成苟  
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官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官官左右開發尚書  
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  
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耗不潔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  
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  
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似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  
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

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案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茆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爭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賊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用俱起衆皆萬人拜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瀆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與對曰荆楊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言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闕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國下 琅邪宗起兵於莒

平赤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子之皇初祖考皇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子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立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太將軍偏調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子馮遂求等謀舉

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 汝南鄧暉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

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是歲南郡秦豐聚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乃命在刻漏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喻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灑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丘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佳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旅終不論其故是歲荊州牧發兵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

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蓋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

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

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翼平連帥田况上

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

郡欺朝廷實且言卜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

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

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

寢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今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

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

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

二人瓜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

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五 四十一



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眾賊事見光武平赤眉莽又多遣大夫謁

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綠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

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

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

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

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繼韓盧而責之

獲也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

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

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

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

賊王匡等進攻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

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

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維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

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

天必從之今方為將軍計莫若也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

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

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耻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

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

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

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

當且休士養威臣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臣走丹使吏持其印節節付臣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關聞之皆曰庶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恭遣章馳東與太師斥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教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先武中興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一十人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絕之矣 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二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先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燒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

帝請命金滕之策泣以示羣臣

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

軍王涉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將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 秋七月伋

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刺忠收其宗族以

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

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

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

容苗訢為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嚼鯁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

就枕矣 八月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

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

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

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

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  
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殮粥甚悲哀者除以為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  
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  
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  
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  
虎詣關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  
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  
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  
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莽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  
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  
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  
掠之利莽悉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杜鬼

訶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

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玉林王巡勞憚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  
暮官府邸第盡燹亡已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和燒  
作室門斧教法闐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  
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  
隨之莽紺衣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  
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  
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  
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  
中間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  
憂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舖時衆兵上臺苗詎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

吳殺莽校尉東海公宥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宥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心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繫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置鼎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恭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能能生南頓令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囧囧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緡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死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

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  
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  
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識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  
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卓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  
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綱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  
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綱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  
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縫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  
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  
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綱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  
兵與其帥曰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  
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

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月劉綱欲進攻 小長安聚與甄卓  
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升與共騎而奔前行  
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  
元及三女皆死綱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綱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卓  
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漢水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  
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卓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綱甚患之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綱即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  
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綱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  
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綱曰如事成豈敢  
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其為餘將成州張印言之丹印負其  
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  
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

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  
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  
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  
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  
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  
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  
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  
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魏阜梁丘賜斬之  
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  
與戰於清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  
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

戴侯曾孫玄在平陵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  
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  
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  
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  
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  
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  
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  
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  
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  
衆皆從之

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  
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丑匡  
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

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

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

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

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

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

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

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

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

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

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

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

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

常守昆陽夜與王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

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

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

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通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

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

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朝橫城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

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瀆圍城

為之關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嚴

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

殺彭劉續白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曰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

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上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

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

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己未朔秀與諸將俱進自將步騎千餘  
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出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  
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  
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  
益壯無不一當百刃乃與敢死者二千入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  
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  
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  
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  
雨下如注涿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  
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云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  
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  
人還洛陽關中間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

下屯兵中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其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也  
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  
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  
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縯衣御史申徒建隨  
獻玉珎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請縯曰建得無有增之意乎縯不應李  
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始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  
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  
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  
祿勳賜為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  
 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  
 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 事見王莽集漢 王匡拔洛  
 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  
 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  
 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  
 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  
 扶風耿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  
 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  
 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見節御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  
 墮大信將復何以誅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

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  
 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  
 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  
 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  
 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  
 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  
 寧欲仕乎禹曰不顧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  
 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  
 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  
 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一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  
 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九夫所任分崩離析

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  
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  
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  
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  
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  
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  
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  
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立為天子  
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  
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 看人人皆望封侯

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  
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  
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  
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僂首刮席不敢  
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  
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  
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袖為定陶王慶為燕王歙為元氏王嘉為漢中王  
賜為宛王信為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為泚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  
東王王常為鄧王申屠建為平氏王陳牧為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  
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  
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驃騎  
大將軍宗佺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

死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  
 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  
 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  
 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  
 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  
 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  
 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  
 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  
 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  
 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  
 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耿況遣其子介奉  
 奏詣長安介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介從吏孫倉衛包曰劉一

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介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  
 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犄鳥合之眾如權枯折腐耳  
 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介聞大司馬秀在盧奴  
 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吏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  
 令史穎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據而  
 反秀將南歸耿介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  
 上谷太守即介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  
 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介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  
 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  
 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  
 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  
 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推

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噀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

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柢今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隨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苗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子都亦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

昌城迎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鄴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即將李育首還保城攻之不下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秀舍帛兒犯灑軍市令潁川祭酒格殺之秀怒命收邊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為刺殺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兒犯灑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劉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曰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狗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

之間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軍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灵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蘇殺王郎大將趙闓寇恂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况寵邯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

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高書令謝射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仇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蠻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即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未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

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賊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常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書曰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後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河內虐掠百姓

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俛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太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一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鄒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

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太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冬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歆乘釁拜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八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橋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鮪承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歆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上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糗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

之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郡尉進圍安邑 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并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薊下馬授玉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尤子在南陽何愛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賂三謂俊曰困無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遺李軼書為陳橋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



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爭鋒故與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城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上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玉王報異曰李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入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 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與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收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犇擊大破之馮異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

門書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逐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遂衆不正稱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又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召馮異

詣鄩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玉宜從衆議會儒生  
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  
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 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鄩南改元

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圍朱鮪

於洛陽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  
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  
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  
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歆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後令彭夜送鮪歸城  
明其與蘇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十月癸  
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  
不合灋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起  
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  
南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五



